

西子情作品
纨绔世子妃系列
007

纨绔

世子妃

7

大结局

下

西子情 著

WANKU SHIZIFEI

战鼓敲响，马声嘶鸣，江山九州拉开决战之火。
百万兵马，两相对峙，四海大地在铁骑下动荡飘摇。
皇权是支离破碎，还是九九归一？

生死锁情是同生共死，还是破茧化蝶，痴心不悔？

天下盛世由谁成就，才能谱写最美丽的篇章？且看大结局！

后续三万字未公开番外，张版人物志，古风剧情海报+唯美书签，
实体独家放送，超值典藏，绝对私密！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纨绔

世子妃

7
大结局

【内容简介】

荣华宫，牡丹发芽，立后大典势在必行。

夜轻染要守住百年基业，守住夜氏天下。生死锁情便是他唯一的筹码！

凤凰关，桃花枝落，百万兵马蓄势待发。

容景要夺回他的女人，亦收服百年山河。生死相许便是他一生的执着！

是以，夜氏新皇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慕容后主挥剑问情，血祭精魂。

较量是开始，亦是终结。

层层伪装拨开，纨绔世子妃终究不纨绔，她装着一颗坚强坚韧坚毅之心。

远赴云山，求一线生机。十年磨一剑，双双凌厉出鞘。

生死锁情锁不住十年筹谋十年心。铁血马蹄挡不住一人温柔一心牵绊。

山河落幕，江山轻歌。一人与山河永寂，一片江山基业拉开荣华篇章！

上架建议：畅销·古代言情小说

ISBN 978-7-5552-1605-6



9 787555 216056 >

定价：59.80元（全二册）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新浪官方微博：
<http://blog.sina.com.cn/yueduji>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yueduji>

XIZIQING WORKS
西子情 著

纨绔

世子妃

7 大结局

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纨绔世子妃7，大结局：全2册 / 西子情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552-1605-6

I. ①纨…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1211号

书 名 纨绔世子妃7大结局（全2册）

作 者 西子情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海波 刘晓艳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

封面设计 苏 涛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6

字 数 48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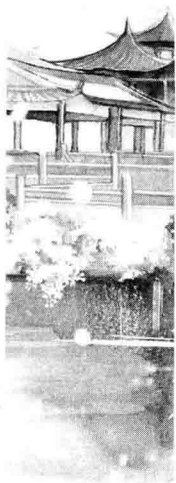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552-1605-6

定 价 59.80元（全2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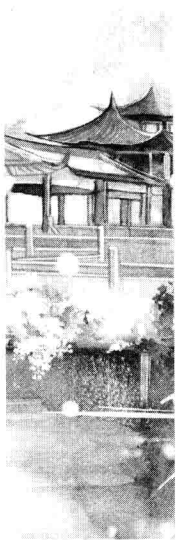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第一章	举国托付	1
第二章	暗中设伏	19
第三章	生生不离	37
第四章	议婚立后	55
第五章	心头之血	72
第六章	运筹帷幄	88
第七章	一生之妻	107
第八章	相思入骨	124
第九章	血染之战	140
第十章	执棋之手	157
第十一章	决心一赌	176
第十二章	双生之子	194
第十三章	姻缘早定	212
第十四章	怀有身孕	230
第十五章	万年寒池	248
第十六章	烽烟迭起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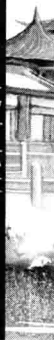
目录

— 续 —

CONTENTS

第十七章	以命易命	285
第十八章	战场招夫	304
第十九章	拨开云雾	322
第二十章	云山待产	341
第二十一章	容凌降生	359
第二十二章	万里归来	378
第二十三章	心无可恋	397
第二十四章	完美大结局	416
番外		475

以命易命



消息是八荒山突起大火，火烧百里，西延玥和云暮寒在大火中被人暗杀身死。天下人听闻消息惊疑色变。

西延玥是西延国的皇上，云暮寒是南疆的王夫，这二人虽然如今一归顺天圣，一归顺景世子的慕容，但如今未撤销封号，身份依然卓然。

八荒山起大火，没焚烧了几十万大军，却独独死了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掀起的轰动可想而知。

是什么人能够在西延和北崎联合的天圣军中杀了西延玥？

又是什么人能够在南疆二十万大军封锁的军营中杀了云暮寒？

带着这个疑问，所有人都想到了如今在兰城的天圣新皇夜轻染和在马坡岭的容景。兰城和马坡岭百万大军，已经安然不动两个月之久了。

对于这个结果，夜轻染并没有什么表示，兰城依然安安静静。

对于这个结果，容景同样未做任何回应，马坡岭依然太太平平。

相对于两处的平静，西延和南疆两国国内却掀起了狂潮。不只是两国朝野惊变，文武百官痛心疾首，两国百姓也是口口声声要查找暗杀之人，为皇上和王夫报仇。两国军队失了主脑，更是慌乱无主。

夜轻暖的营帐距离西延玥的营帐不过几步距离，八荒山起火时，她连忙出了营帐吩咐人救火，稳定军心。大火烧了半夜，终于扑灭后，她发现北青焯和乌衣骑首领一直在她身边跟着吩咐救火，却没见到西延玥的身影，她立即走向西延玥的营帐。

到了西延玥的营帐之后，她问看守营帐的西延玥近身内侍，“西延玥呢？”

“在休息！”那内侍道。

夜轻暖闻言眉峰顿时皱起，声音扬大，“我们在救火，他竟然在休息？”

“起火时，皇上说有夜公主和北崎皇在，用不到他，便没起来。您知道，这些日子皇上一直没休息，累了，我们西延最早来的八荒山。”那名内侍道。

夜轻暖闻言脸色稍霁，对他道：“你闪开，我进去看看。”

内侍犹豫，“皇上休息时不喜欢被人打扰……”

“这火起得莫名其妙，我与他有事相商。”夜轻暖推开那内侍，挑开帘帐走入。

内侍还想再拦，但她已经走了进去，他只能立即跟了进去。

北青焯和乌衣骑首领也跟着夜轻暖进了西延玥的营帐。

西延玥的营帐极为干净整洁，床榻前的帷幔落着，西延玥在里面躺着，似乎没听到人进来，连起身也不曾。

夜轻暖皱了皱眉，有些不悦地来到床前，一把挑开帷幔，“西延玥，你到底……”话说了一半，她忽然惊异地顿住了口。

那内侍跟着夜轻暖来到床前，顺着她挑起的帷幔，看到了床里的情形，顿时大骇，不敢相信地大喊了一声，“皇上！”

北青焯和乌衣骑首领也来到了床前，自然也看到了大床上的情形，齐齐一惊。

只见西延玥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胸口处插着一把匕首。

“这不可能……怎么会……”那内侍上前去探西延玥的鼻息，刚碰到，手顿时一抖，脸上全无血色。

夜轻暖同样不敢相信，须臾，惊醒过来，立即伸手去探西延玥的鼻息，脸色一变，又伸手探他脉搏，之后猛地回身，看向那名内侍，厉声道：“怎么回事？他怎么会被杀？”

那内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慌得六神无主，“属下也不知……”

“你竟然不知？”夜轻暖看着他大怒，“你不是一直守在他们门外吗？”

“是，属下一步也没离开过。”那内侍立即道。

“有谁进来过？”夜轻暖竖着眉头问。

那内侍摇摇头，“皇上回了营帐后，再无人进来过。”

“无人进来过，他怎么死了？难道是你杀的？”夜轻暖质问他。

那内侍立即骇然地道：“给属下十个胆子，属下也不敢杀皇上，更何况论武功属下也杀不了他。”话落，他见夜轻暖显然不信，低声道：“属下是皇上派在西延皇身边的人。”

“你是哥哥的人？”夜轻暖讶异地问。

“是！”那内侍立即从怀里拿出一块代表身份的令牌递给夜轻暖，“此物为证。”

夜轻暖接过令牌看了一眼，脸色稍霁，将令牌还给他，对他道：“你起来吧！既然你是哥哥曾经的亲卫，我该是信得过。”

那内侍立即站起身。

夜轻暖回身看着西延玥，他无声无息地躺在床榻上，手脚已凉，显然死去多时。她懂得医术，从时间推理，应该是八荒山起火之后不久，他就绝了脉息。匕首一刀致命，而西延玥面色不见惊骇，就跟睡着了一般，若不是认识的人动的手，就是杀他的人武功极高，躲过了外面的守卫，且让他没察觉半丝就被杀了。她抿唇，回身看向北青烨和乌衣骑首领，“你们怎么看？”

北青烨犹不敢置信，“既然这座营帐内没离开过人，西延皇没出去，也无人进来，他怎么会被杀？”他看向那名内侍，问道：“你确定你没打瞌睡或者离开过？”

那内侍立即摇头，“属下绝对没有！外面看守此处营帐的人不只属下一人，士兵有百人，属下确实一步没离开。更何况外面如此大火，属下怎么能打得着瞌睡？”

“那这可奇怪了！”北青烨道。

“你最后见西延皇是什么时候？”乌衣骑首领问。

“昨日晚，从议事帐和公主义事回来的时候。”内侍道，“着火的时候，属下在外面喊醒了皇上，皇上吩咐了一句，说有公主和北崎皇，属下便再没打扰他。”

乌衣骑首领看向夜轻暖，“公主，这件事情太过蹊跷。这火和西延皇的死实在匪夷所思。”

“一定是我们军中的人做的。”夜轻暖肯定地道。

乌衣骑首领点头，“不错，起火时即便再乱，也不可能有人能趁乱入军中杀害西延皇。一定是早先就有人埋伏在军中，也许还是西延皇认识的人。”

夜轻暖眉眼阴郁，对乌衣骑首领吩咐道：“现在通令全军，我要排查所有士兵。”

“是！”乌衣骑首领走了出去。

北青烨看着夜轻暖，“军中有三十万大军，挨个排查的话……”

“即便再难也要找出凶手！”夜轻暖冷冽地道，“西延玥被杀是大事，有人混迹在我们军中也是大害。如今不过几个时辰，我军外围严密，杀害他的人若想悄无声息地离开是不可能的，如今一定还在军中。”

北青烨点点头，看着西延玥，“那西延皇……”

“取冰来，将他冰上。”夜轻暖对内侍吩咐，“等我收到哥哥的书信，再处理他的后事。”

“是！”内侍立即垂首。

夜轻暖吩咐完，回身又看了西延玥半晌，挥手放下了帷幔，转身走了出去。

北青焯看了一眼落下的帷幔，跟上了她。

夜轻暖刚出西延玥的营帐，便见一群跟随西延玥前来的西延朝野官员蜂拥而来。数十人之多，围住了她，一个个面色惊骇、沉痛、不敢置信地对她询问。

夜轻暖心烦意乱，但还是耐着性子解释，随后又领着人进了西延玥的营帐。

她自然要靠这些人稳定军心，否则西延玥一死，西延军若是乱了，军心涣散，对战事不利，后果恐怕难以预料。

西延众将领亲眼看到西延玥已死，顿时哭声一片，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臣子对于天子恸哭，这是理所当然。

夜轻暖听着哭声一片，只能退在一旁。

西延将领哭了半晌，渐渐止住了哭，一个个站起身，对着夜轻暖质问起来。他们不相信皇上竟然在军中被人无声无息地杀害了。尤其是他的营帐与夜轻暖的营帐仅几步距离。为什么别人没死，他却被杀死了，而且死得悄无声息？

夜轻暖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这个答案不能让众将领信服。甚至有人质问她，是不是她杀了西延玥？因为西延皇和当初景世子妃的关系，上一战失利，公主质疑西延皇通敌出卖情报的事情他们也是有所耳闻。

夜轻暖冷静地道：“西延皇是哥哥信任的人，我即便对他质疑，也不会这么杀了他。”

“那是否天圣皇上下了命令，让你杀了皇上？因为论武功，这军中除了公主外，无人能奈何得了他。”又有将领大声质问。

夜轻暖脸色一寒，“哥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若是杀谁，他必定会给出理由，如何会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杀了西延皇自掘坟墓？还是无声无息暗杀？”

“那也不一定，谁人不知道天圣皇室背后养着隐卫多行暗中刺杀和监视官员？”又一大声说道，“这军中夜氏隐卫数千人之多，别当我们是瞎子。”

夜轻暖闻言勃然大怒，扬手想给那说话之人一掌，却拼命克制没打下去，她若是打下去，不管西延玥是不是她杀的，她都激怒了仍处在震惊中的西延众将领。她攥了攥拳头，声音凌厉地道：“西延皇和哥哥交浅言深，数年前结有盟约。他曾经得哥哥救命之恩，携西延举国归顺天圣，也为哥哥做了不少事，有汗马功劳。哥哥如何会杀他？他又如何会背叛？那日我怀疑，不过是略微试探安心，妇人之仁而已。西延皇从未放在心上。”

“那我皇如今死了，作何解释？”那位将领大声质问，口气却不那么咄咄逼人了。

“我正要整顿军营内所有人调查。”夜轻暖缓和了语气，“西延皇之死，我也震惊沉痛，相信各位也一样。那我们不如就一同去挨个排查士兵，就不信找不出蛛丝马迹。据我推测，杀手一定在这军中。”

“好！”众将领齐齐应诺。

夜轻暖二度出了西延玥的营帐，西延数十将领跟随在她身后。

出了营帐，夜轻暖下令，“集合三军所有人，拿出花名册，我要挨个点兵，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缺席。”

有内侍立即下去通令。

军营内的所有士兵救了半天火，本来疲惫至极，如今得到西延皇被杀的消息，人人一扫疲惫，均是震惊得不敢相信。得到通令，知道公主要排查凶手，这等大事自然无人敢耽搁，匆忙集合。

西延士兵痛哭声一片，西延玥死了，他们死了王，便是无主之兵，虽然西延归顺天圣，但是没了王在头上罩着，自然前景堪忧。

夜轻暖厉喝一声，“哭有什么用？找到凶手，为西延皇报仇，否则你们的王九泉下焉能瞑目？他的士兵不该只会如妇人一般哭哭啼啼。”

西延士兵顿时止住了哭。

夜轻暖拿过军中的名册，开始挨个点兵，每点到一个人，有人应答，她都仔细地看一眼。三十万士兵的军营，想找凶手，自然难如登天。

天明时分，所点到的人不过一万之数，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乌衣骑首领建议，“公主，不如分成小队，挨个看过去吧！这样下去，几日也点不完。”

夜轻暖点点头，她依仗的无非是自己生平所学，听声辨息，察言观色。有什么人接近了西延玥，身上带有他的气息，她自然能排查出来。可是如此庞大的数量，增加了她排查的难度，但是只有一法，她别无他法。

第二日晌午，夜氏隐卫禀告了一则消息，“南疆军中的王夫昨日也被人在军中无声无息地暗杀。”

这一消息，无异于惊天震撼。

夜轻暖一时间被震得一怔，向那名隐卫问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谁也被杀了？”

“南疆王夫云暮寒，昨日夜里，在八荒山着火时被人暗杀了。”那隐卫禀告道，“和西延皇的死法一样，在营帐内被人暗杀，一剑致命。”

“可是确实？”夜轻暖惊异地问。

“确实！南疆军中已经挂起了白幡，南疆士兵恸哭一片，已经飞鸽传书南疆女王叶倩。”那隐卫道，“另外属下也查出了身在南疆军中的高人，是十大世家风家的家主风烬，就是他带着十大世家中数百高手破了公主您的阵法和计谋。”

“风烬？”夜轻暖眯起眼睛，“可是那个自小被云浅月带在身边，皇伯伯活着的时候他掌管风阁帮助夜天逸在暗中和皇室隐卫作对的风烬？”

“正是他。”隐卫道。

夜轻暖沉思，秀眉皱起，片刻后吩咐道：“我给哥哥的飞鸽传书昨日发走了，按理说今日午时他的飞鸽该到了，可是没有。你亲自去一趟兰城，务必带回哥哥的话。这两件事情太过巧合，恐怕没那么简单，哥哥一定知道原因。”

“是！”那名隐卫颌首，退了下去。

夜轻暖本来急躁得找不到凶手，此时却冷静下来，不再急着排查凶手，而是慢慢查看。同时也将南疆王夫被暗杀的消息传给了三军，顿时，为西延玥身死哀恸气愤的西延将士都安静下来。

同一时间，南疆军中，风烬倒没有如夜轻暖一般排查凶手，而是寒着一张脸看着死去的云暮寒。他躺在床上，神色平静。

南疆国舅不敢置信地看着云暮寒，眼眶通红，“到底是谁杀了他？”

“谁？”风烬冷冽地挑眉，“在这个军中，除了他自杀，还能有谁？”

“不可能，他怎么会自杀？”南疆国舅立即反驳，“倩儿怀孕四个月了，他有什么想不开竟然自杀？这太荒谬了！”

“在你看来荒谬，在我看来可不荒谬。”风烬冷笑一声。

“你……风家主，你知道原因？”南疆国舅看着风烬冷笑的脸，怎么也不能相信云暮寒是自杀。可是他在军中，风烬和十大世家的高手在军中，叶倩给云暮寒的贴身隐卫都守在营帐外，谁能进来无声无息地杀了他？

“我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天底下若是能让他愿意去死的人，怕是只有一个。”风烬冷冷地道，“那个人可不是如今怀孕四个月的叶倩。”

南疆国舅面色一白，“你说的是……世子妃？他……因为世子妃而死？世子妃有消息了？让他死？”

风烬看了南疆国舅一眼，“去年她千里奔波去南疆救他，她会让他死？”

南疆国舅勉强冷静下来，看着风烬道：“难道是有人利用景世子妃，让他自杀？可是他不傻啊，这等无声无息地自杀，白白死了而已，能解决什么？”

风烬冷笑一声，看着云暮寒道：“也许真能解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南疆国舅顿时沉默下来，他也觉得风烬的话最有可能，在这里，谁能无声无息

杀了他？况且他武功也是极高。如果是自杀的话，是什么能让他做出这个决定，丝毫不顾及叶倩和她肚里的孩子？他们的感情一直是很好的啊。他认为两个孩子一定会幸福的，不承想，他就这样死了？

风烬站起身来，冷声道：“这里距离十大世家近，我吩咐人取一副冰棺前来给他装棺，其余的事情等叶倩来再说吧！”

南疆国舅沉痛地点点头。

三日后，叶倩带领一队人马，风驰电掣地来到八荒山南疆大营。

叶倩来到的时候，正是傍晚，夕阳满天，她一身火红衣裙，骑着一匹橘红色的马，如天边洒落的云彩，令满目白幡高挂的南疆军营刹那因她而明亮起来。

她怀孕四个月，还不太明显，翻身下马，径直走入军营。

南疆的士兵见她来了，齐齐跪倒在地，高呼：“女皇！”

南疆国舅、风烬、凌墨等人得到消息，从议事的营帐中出来，迎上她。

“叶女皇来得真快！”风烬看着叶倩，从南疆京城到八荒山，就算快马加鞭也要七日路程，如今才三日她就来到了，只能说明她在没得到云暮寒死的消息之前就离开南疆京城出来了。

叶倩对跪倒在地的南疆将士摆摆手，众人起身，她对风烬询问：“云暮寒如今在哪里？”

“你来得太快，十里桃花林的冰棺刚到，还没将他放进去，如今在中军帐中。”风烬打量叶倩的神色，什么也看不出来，只觉得她一身红分外刺眼。

“那就不必放了！”叶倩吐出一句话，脸上没什么情绪地向中军主帐走去。

风烬挑了挑眉，抬脚跟她。

南疆国舅也立即跟上叶倩，想说什么，“倩儿，你……”

“舅舅不必说了，我都知道。”叶倩拦住南疆国舅的话，头也不回地向中军大帐走去。

南疆国舅看着她脸上没有泪痕，也没有悲痛的情绪，只能住了口。

一行人来到中军大帐，中军大帐外依然守着云暮寒的近身亲信和叶倩给他的南疆王室亲卫，齐齐跪地，“女皇！”

叶倩脚步顿了一下，猛地挑开帘子，进入了中军帐。

她进了中军帐内，脚步不停，径直来到云暮寒所躺的床前。云暮寒依然如三日前一般躺在那里，心口的匕首未拔出，面色一如三日，不见死气，但也不见生气。

叶倩停住脚步，静静地看着云暮寒。

帐中因她而来，弥漫着低气压，虽然她脸色没有表情，但丝丝阴沉之气从她身

上溢出来，还是能被人感知。

风烬站在她身后，没有说话。

南疆国舅心中叹息，立在一旁，想着这么些日子以来，他和云暮寒每日都有交谈，从来没有感觉到他有要自杀的心，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要自杀？他如今犹不相信。

中军大帐沉静，如无人一般。

过了许久，叶倩忽然开口，分外冷静，“舅舅，风家主，你们都出去！”

南疆国舅一惊，仔细看叶倩的神色，连忙上前劝慰，“倩儿，你可能因此想不开啊，他……他也许是被他人所杀，毕竟……”

“他是自杀！”叶倩肯定地道。

南疆国舅顿时失了声。

风烬看着叶倩，又看了一眼云暮寒，开口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叶女皇别忘记你腹中的孩子。”

“选择？”叶倩冷笑一声，盯着云暮寒，语气沉暗，“他的选择就是这样死吗？”

风烬沉默，不是这样死，但已经是事实。

“这难道就是他愿意的？”叶倩眯起眼睛，沉暗的声音如春日里要起暴风雨的前奏，“他最惦记的无非是他的妹妹，怎么不想见她最后一面？”

南疆国舅叹息了一声，“这也正是我疑惑的地方。寒儿疼惜景世子妃，如今她在云山，生死未卜，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自杀？尤其又是在景世子 and 夜轻染两军交战的时候自杀？难道他就不明白他的自杀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

“六年前，夜轻染夺走了我的胭脂赤练蛇和万咒之王，今日，他又要夺走我的丈夫。他做梦！就算是死，我也不能让他如愿。”叶倩冰冷的声音忽然升起一抹撕裂的阴狠，抬手凝聚一团黑气，照着云暮寒的心口而去。

南疆国舅一惊，立即出手拦住她，“倩儿，你要做什么？他已经死了……”

“死了也得给我活回来！”叶倩眉峰竖起。

南疆国舅面色一变，“倩儿，你冷静冷静，寒儿的确是死了，我和风家主确已经证实，他当日就没了脉息，怎么还能救？”

叶倩错开南疆国舅拦阻的手，沉声道：“别人不能救，天下医者医不来死人，不能让人死而复生。但是只要人死没过三日，我南疆就可以，舅舅你是知道的。”

南疆国舅闻言大骇，不敢置信，“倩儿，你……你要用……以命易命的南疆绝传禁术？”

“不错！”叶倩点头。

南疆国舅身子微颤，忽然错前一步，挡在她面前，大声道：“不行！”

“舅舅，云暮寒可以有无数种死法，但不能就这么扔下我自杀去死。”叶倩眉眼坚毅，眉峰笼罩着浓浓阴云，“六年前，我因为守住南疆，和夜轻染玩了一场老鼠捉猫的游戏，我败了！没拿回万咒之王不说，还失去了南凌睿。当我醒悟，想回头的时候，他已经转身，再不要我。我不想失去南凌睿之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拼尽全力，也要保住南疆，于是找了云暮寒。可是如今南疆已经归顺慕容，无论景世子有朝一日成或者败，南疆的国号都要被取消，再无南疆。南疆已经没有了，父王也早已经离我而去，我无兄弟姐妹，除了云暮寒，我一无所有一切。六年前已经输了一次，如何还能再输？他就算是死了，也要给我活过来。”

南疆国舅身子一震，“倩儿，南疆王室的禁术，以命易命，从来没有人试验过，你……你还有舅舅我。”

“舅舅又怎么能日夜跟在我身边？在舅舅的心里，景世子才是你的第一位。你和拥护慕容氏将领的所有人一样，我不是你的唯一。”叶倩道。

南疆国舅顿时沉默下来。

风烬站在一旁，看着二人，此时眸光也难掩惊讶，他不知道南疆竟然还有一门以命易命的禁术。叶倩要动用禁术让云暮寒活过来？她没过三日就出现在了这里，难道早已经料到会有云暮寒自杀之事？还是景世子去信告诉了她，让她提前来了？那么景世子早知道云暮寒会有此一举？

“倩儿，你如今的身体怎么适合用以命易命的南疆禁术，你肚子里有孩子啊。”南疆国舅沉默片刻，看向叶倩小腹，微微隆起，再有半年，就可以生了。

叶倩紧抿着嘴角，冷冽地道：“云暮寒若是不活着，我要孩子何用？”

南疆国舅心里一凉，“若你启动禁术，不但救不活寒儿，还搭进去你自己和孩子，那……”

“那我就陪他死！”叶倩截住南疆国舅的话。

南疆国舅再度失声。

中军大帐一时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片刻，叶倩冷声道：“不是我心狠，孩子于我来说，不及云暮寒。我今日就用他的命，换他父亲的命。哪怕我死，哪怕他活过来后，我们此生再无子女，我也认了。”

南疆国舅和风烬都不说话。

“总之，云暮寒不能扔下我，上天入地也不能。我只剩下他了，谁也不能将他夺走。夜轻染不能，上天不能，阎王爷不能，黄泉也不能。”叶倩眉眼坚毅，缓缓转过身，对南疆国舅和风烬道：“舅舅，风家主，我决心已定，你们请出去！”

南疆国舅想要再劝，但对上她坚毅的眼神，再也劝不下去。

“若是我死了，这里有诏书，我南疆朝野臣子兵马百姓都托付给景世子，请他善待。若是我大难不死，再谈后话。”叶倩从衣袖中拿出一个明黄的卷轴，递给风烬。

风烬接过明黄的卷轴，淡淡颌首，“叶女皇是真女子，若你生还，风烬当与你喝一杯。若你死，我也会在你坟前和你喝一杯。”

“好！”叶倩点头。

风烬再不多言，拿着她的诏书走了出去。

南疆国舅叹了一口气，也跟着风烬走了出去。

转眼间，中军大帐内只剩下叶倩一人。她再不耽搁，手心凝聚一团黑色的云雾，罩在了云暮寒的心口。不多时，那柄插在云暮寒心口的宝剑缓缓退了出来，黑色的浓雾渐渐地将她 and 云暮寒笼罩。

中军帐外，风烬拿着明黄的卷轴，负手而立。

南疆国舅站在风烬身旁，看着南疆京城方向，叹息道：“我没有想到倩儿竟然要动用南疆从来无人用过的禁术，就算她用孩子以命易命，可是难保不将自己赔进去，这是真正的赌命啊。”

风烬沉默不语，他的目光不是看向南疆，而是看向东海方向，云山在东海之境。

“风家主，你在想什么？”南疆国舅叹息半晌，收回视线，看向风烬。

风烬淡淡道：“在想我也该找一个女人了！”

南疆国舅一怔。

风烬看着远方道：“有一个傻女人，将你的命看得比她的命还重要，岂不是很幸福？”

南疆国舅怔了片刻，说道：“我不知道，我这一生，没娶过女人。”

风烬忽然笑了，“我以前也想着这一生不娶女人，女人都是笨蛋，日日不省心。如今却觉得有个女人麻烦也不错。”

南疆国舅也跟着他看向东海方向，“景世子妃还没消息吗？”

“那女人命大，死不了。”风烬道。

南疆国舅看着风烬，他脸上无半丝担心的神色。景世子妃离开这么些日子以来，他见过许多人提起景世子妃都是一脸担忧，包括他自己。唯一一个不担忧的人就是风烬，国舅不明白风烬为何会那么肯定她命大死不了？

“国舅是不是很奇怪我为何不担心她？”风烬转头看向南疆国舅，他跟随在云浅月身边最久，自然也懂得了她的大半本事，洞彻人心就是一项。